

四庫全書

經部

按：本册原書於抗戰播遷中曾遭水漬，致字跡模糊不清，兹雖力經描修版面，仍無法全復舊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三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張虎拜

謄録監生臣徐如灝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三

宋 楊復 撰

地示 祭禮七

天子祭天地歲徧 疏曰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于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于北郊二也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與郊天相對又曰知方岳之神是崑崙者案地統書括地象云地中央曰崑崙又云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崑崙在西北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崑崙東南一州耳於一州中更分為九州則禹貢之九州是也其配地之神案孝經緯既云后稷為天地之主則后稷配天

南郊又配地北郊則周人以嚳配圜丘亦當配方澤也　曲禮下

大宗伯以黄琮禮地

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禮神者必象其類琮八方象地　疏曰云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與昊天相對蒼璧禮昊天明黄琮禮崑崙大地可知故大司樂云以靈鼓靈鼗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是也故鄭彼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示則主崑崙是即與此同也云琮八方象地者天圓以對地方地有四方是八方也

牲幣放其器之色

放方往反　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　疏曰知幣是從爵非禮神者若是禮神當在牲上以其禮神幣與玉俱設

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僢而同邸祀地謂所祀于北郊神州之神　僢昌絹反

疏曰云僢而同邸者案王制注卧則僢彼僢謂兩足相向此兩圭亦兩足同邸是足相向之義故以僢言之

則上四圭同邸者亦是各自兩足相向但就此兩足相向而言之也云地謂所祀于北郊神州之神者以其宗伯所云黃琮禮地謂夏至祭崑崙大地明此兩圭與上四圭郊天相對是神州之神但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未知神州用何月祭之或解郊用三陽之月神州既與郊相對宜用三陰之月當七月祭之春官

玉人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邸謂之柢有邸僢共本也疏曰此亦依典瑞所解謂禮神州之神于北郊及國有故旅祭四望以對四時圭有邸祀天及旅上帝也若大地自用黃琮云僢共本也者亦一玉俱成相對為僢也兩圭尺冬官

祭地瘞埋於泰折用騂犢折之設反舊音逝又音制騂私營反又火營反折焰晢也必為焰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疏曰瘞埋于泰折祭地也者謂瘞繒埋牲祭神州地祇于北郊也案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毛之鄭康成注云

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則此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備者然宜用黑犢今因言以騂犢祭天所用而立具文祭地承祭天之下故連言用騂犢也郊特牲云郊之用犢貴誠也彼文雖主南郊其北郊與天相對故知俱用犢也祭法

牛角繭栗王制

大宰祀大示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示音祇下同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具辭之畧也具所當共脩掃除糞洒疏曰此祀大祇謂夏至祭地于方澤謂祭前十日已前誓戒百官則大宰掌之與其具脩者使百官供祭祀之具及脩之掃除也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者言要之以刑則服大刑是也言重失禮者以失禮為重故要之以刑引彼明堂位文在祭祀之下陳之謂祭日此是未祭前引之者欲見祭前誓戒還用祭日之辭以勑之故或前或後其辭同云是其辭之畧者謂誓戒之時其辭應多

不應唯有此言故云辭之畧也又云具所當供者祭祀之連事祭祀之具百官共供故云具謂所當供也又云脩掃除糞洒者案宮人云掌六寢之脩守祧云其廟有司脩除之是其脩掃除糞洒也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

前期前所諏之日也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 諏子須反散西但反齊側皆反

疏曰前期者謂祭日前夕為期云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者即是謂祭前十一日太宰帥宗伯大卜之屬執事之人而卜日又言遂戒者謂卜之後日即是祭前十日遂戒百官使散齊致齊也云前期前所諏之日者此依少牢所諏之日即祭日也凡祭祀謂於祭前之夕為期今言前期十日者明祭前十一日卜卜之後日遂戒使散齊致齊故云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案禮記祭統云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云執事宗伯大卜之屬者大宗伯職云凡祀大神享大鬼

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謂宗伯涖卜又案大卜云大祭祀視高命龜故知執事中有宗伯大卜之屬中含有小宗伯及卜師故言之屬但四時迎氣冬至夏至郊天等雖有常時常日猶須審慎仍卜日故表記云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注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假令不吉改卜後日故箴膏肓云天子郊以夏正上旬之日魯之卜三正下旬之日是雖有常時常日猶卜日也

及執事眡滌濯

疏曰及猶至也謂至祭前夕大宰眡滌濯案春官小宗伯大祭祀眡滌濯大宗伯亦云宿眡滌濯彼二官親眡滌濯大宰尊亦往涖之注云執事初爲祭事前祭日之夕知者案下經及納亨者是祭日此云眡滌濯儀禮特牲亦云前祭日之夕視壺濯及豆籩士卑得與人君同少牢大夫禮當祭日摡祭器者下人君也注又云滌濯謂溉祭器及甑甗之屬知然者案少牢雍人摡鼎匕俎廩人摡甑甗司宮摡豆籩及勺爵此不言匕俎豆籩勺爵者

之屬中舍之 及納亨贊王牲事 亨普庚反納亨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之 鄉許亮反 疏曰及猶至也至納亨者案禮記明堂位君肉袒迎牲于門卿大夫贊君及殺訖納與亨人故言納亨云贊王牲事者即是卿大夫贊幣一人也云納亨納牲將告殺者謂牽牲入時也禮器云納牲詔于庭殺訖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腥其俎肫解而腥之以此訖乃納與亨人爓祭此言納亨者以牽牲也云謂鄉祭之晨者案檀弓云周人大事以日出故知納亨是鄉祭之晨此祭天無祼故先迎牲若宗廟之祭有祼而後迎牲也云既殺以授亨人者案亨人職外內饔之爨亨謂腥其俎後云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之者此明堂位文彼魯侯用天子禮故還以引證天子法 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 日旦明也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爵所以獻齊酒不用玉爵尚質也三者

執以從王至而授之 齊才計反 疏曰及猶至也至祭日謂質明贊助也執此玉幣爵三者助而授玉也又曰案特牲少牢皆質明行事故知旦明也云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者上云祀五帝以為迎氣于四郊之等案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又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季夏六月迎土氣于南郊亦用赤璋下云牲幣彼雖幣不是禮神之幣亦云各放其氣之色是其禮神幣與玉亦各如其方色也云爵所以獻齊酒者案冪人云疏布冪八尊八尊者五齊三酒之尊以其祭地無祼故無彝尊也云不用玉爵尚質也者對下經享先王用玉爵尚文此祭地不用玉爵故云尚質云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者謂至此祀圜丘方澤祭所而授之王親自執玉幣奠于神坐親酌以獻尸 天官

大宗伯

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

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省息井反　齍音咨　相息亮反　執事

諸有事於祭者宿申戒也滌濯溉祭器也玉禮神之玉也始涖之祭又奉之鑊烹牲器也大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祝以為祝辭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羣臣禮為小禮故書涖作立鄭司農讀為涖涖視也　疏曰帥執事而卜日者謂祭三者鬼神之時祭前十日大宗伯先帥執事有事于祭者共卜取吉日乃齊云宿眡滌濯者謂祭前一宿視所滌濯祭器看絜淨以否云涖玉玉鬯者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鬯宗廟無禮神之玉而有鬱鬯但宗廟雖無禮神玉仍有圭瓚璋瓚亦是玉故曲禮云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云省牲鑊者當省視烹牲之鑊云奉玉齍者此玉還是上文所涖者齍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簋但齍與上鬯互見為義皆始時臨之祭又奉之詔大號者謂大宗伯告大祝出祝辭也云治其大禮者祭禮王親行之為大禮

對下小宗伯治小禮為小也詔相玉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又曰案太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注云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此注云執事諸有事於祭者二注不同者以其大宰不掌祭事故云執事大宗伯大卜之等卜日而已此大宗伯主祭祀之事故摠諸有事于祭者也云滌濯溉祭器也者此滌濯止是蕩滌以少牢有摡祭器故據而言之摡即拭也云玉禮神之玉也者即蒼璧黄琮青圭赤璋之等及四圭兩圭之類皆是禮神置于神坐也案九嬪職云贊玉齍注云玉齍玉敦盛黍稷與此注玉為禮神之玉齍即非玉敦所飾注不同者彼九嬪所贊贊后設之據宗廟宗廟無禮神玉則玉齍不得別解故為玉敦此據天地為主有禮神玉故與齍別釋也大宰云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注云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彼所執據五帝此所奉據昊天與崑崙故不同云始涖之祭又奉之者鄭據上云涖涖臨視也直視看而已下云奉

據手執授王故云祭又奉之云鑊亨牲器也者案特牲少牢鑊即爨在廟門之外東壁也云大號六號之大者謂若大祝云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示號三曰鬼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之等是六號之大者也云以詔大祝以為祝辭者經云詔大號大祝是事神之人又辨六祝故知所詔大祝為祝辭祝辭則祝版之辭是也云羣臣禮為小禮者則小宗伯小祝行者是也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與音預王有故代行其祭事疏曰攝訓為代有故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嘏歷而皆飲之注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此宗伯又攝者冢宰貳王治事宗伯主祭事容王官俱攝故兩言之

春官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之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

衆寡與其居句孝經説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廚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又有似虛危則祭天圜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居句紀慮反下紀具反　疏曰序官注云神仕者男巫之俊知是巫者此中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案外傳云在男曰覡在女曰巫使制神之處位次主之度與此文合故知此神仕是巫又曰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句者鄭意鬼神祇之居止是布祭于神神有衆寡多少或居方為之或句曲為之也引孝經説郊祀者援神契文敢問章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祭地方澤象后妃者天有后妃四星天子象天后象地后妃是其配合也云及社稷者天社之星祭社之位象焉故云及社稷之席孝經説云祭牲繭栗者據祭地

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

鬽眉秘反後同　地物陰也陽氣升而祭鬼

神陰氣升而祭地祇物魅所以順其為人與物也致物魅于墠壇蓋用祭天地之明日百物之神曰魅春秋傳曰螭魅魍魎　墠音善　疏曰言以冬日至夏日至此則大司樂云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地祇皆出是也但其時天之神地之祇皆降仍于祭地之明日更祭此等小神祇故于此別之也又曰鄭云天人陽也者此解冬日至祭天神人鬼之意以其陽故十一月一陽生之月當陽氣升而祭之也云地物陰也者此解夏日至祭地示之意以其陰故五月一陰生之日當陰氣升而祭之也云所以順其為人與物也者各順陰陽而在冬夏至也云致物魅于墠壇此鄭惟釋入鬼物魅不言致天神之處者文畧亦當在墠壇也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者當冬至夏至之日正祭天地之神示事繁不可兼祭此等雖無正文鄭以意量之故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也云百物之神曰魅春秋傳曰魑魅魍魎者案左氏宣公

三年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對曰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魍魎莫能逢之服氏注云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木石之怪文十八年注螭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噉虎或曰魅人面獸身而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如賈服義與鄭異鄭君則以螭鬽為一物故云百物之神曰鬽引春秋螭鬽以證之經無魍魎連引之以國語木石之怪夔魍魎賈服所注是也 同上

大祝辨六號三曰示號 號謂尊其名更為美稱焉祇號若云后土地祇 疏曰云號謂尊其名更為美稱焉者謂若尊天地人之鬼神示不號為鬼神示而稱皇天后土皆別為美號焉云祇號若云后土地祇者左氏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祇謂若大司樂云若樂八變地祇皆出 示本或作祇翹移切

凡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 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烝享執

之如以六號祝明此圭絜也故書祇為祊杜子春云祊當為祇　烜況晚反祊必庚反　疏曰執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者案司烜氏職云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彼雖不云氣此水火皆由日月之氣所照得之故以氣言之云以給烝享執之如以六號祝明此圭絜也者經云執明水火而號祝明知六號皆執之明絜也號祝執明水火明主人圭絜之德杜子春云祊當為祇宗伯血祭已下是也

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

隋許規反又思圭反　隋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既隋釁後言逆牲容逆鼎右讀亦當為侑　疏曰鄭云隋釁謂薦血也者賈氏云釁釁宗廟馬氏云血以塗鐘鼓鄭不從而以為薦血祭祀者下文云既祭令徹則此上下皆是祭祀之事何得于中輒有釁廟塗鼓直稱釁何得無言隋故為祭祀薦血解之鄭安凡血祭曰釁者此經文承上禋祀肆享祭祇之下即此血祭之中含上三祀但天

地薦血于座前宗廟即血以告殺故言凡血祭曰釁云即隋釁後言逆牲容逆鼎者凡祭祀之法先逆牲後隋釁今隋釁在前逆牲在後者以其鼎在門外薦血後乃有爓孰之事逆鼎而入故云容鼎知鼎在門外者案中霤禮竈在廟門外之東主人迎鼎事云右讀亦為侑者亦上九拜之下享右之字皆為侑

來瞽令臯舞 臯讀為卒嗥呼之嗥來嗥者皆謂呼之入 嗥呼火反 疏曰臯讀為卒嗥呼之嗥者依俗讀云來嗥者皆謂呼之入者經云瞽人擬升堂歌舞謂學子舞人瞽人言來亦呼之乃入臯舞令呼亦來入故鄭云來嗥皆謂呼之入也

相尸禮 相息亮反 延其出入詔其坐作 疏曰凡言相尸者諸事皆相故以出入坐作解之尸出入者謂祭初延之入二灌訖退出位于堂上南面朝踐饋獻訖又延之入室言詔其坐作者郊特牲云詔祝于室坐尸于堂饋獻訖又入室坐言作者凡坐皆有作及與主人答拜皆有坐作之事故云詔其坐

作也既祭令徹疏曰祭訖尸謖之後大祝命徹祭器即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是也　同上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同合陰聲者也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轉而相生黃鍾為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以冬日至奏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祇物鬽動物羽贏之屬虞書云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其于宗廟九奏效應上生時掌反去　起呂反度待洛反間間廁之間　疏見天神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

以享以祀分謂各用一代之樂　疏見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大蔟音太下七豆反　大蔟陽聲第二應鍾為之合咸池大咸也地祇所祭于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　疏曰地祇卑于天神故降用大蔟陽聲第二及咸池也　又曰云大蔟陽聲第二應鍾為之合者以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之初六上生大蔟之九二是陽聲之第二也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寅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而辰在析木是應鍾為之合也云咸池大咸也者此云咸池上文云大咸以為一物故云大咸也云地祇所祭于北郊謂神州之神者以其下文若樂八變者是崑崙大地即知此地祇非大地也是神州之神可知案河圖括地象云崑崙東南萬五千里曰神州神州是知神州之神也知祭于北郊者孝經緯文以其與南郊相對故也知及社稷者以六冕差之社稷雖在小祀若薦祭言之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

五嶽用血與郊同又在五嶽之上故知用樂亦與神州同謂若日月星與五帝同也

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鸁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

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大蔟姑洗南方之祭則用蕤賓西方之祭則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則用黃鍾為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凡動物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則小矣是其所以舒疾之分土祇原隰及平地之時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禮運曰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以為畜

故魚鮪不淰鳳以為畜故鳥不獝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　易以豉反分扶問反知音智畜許又反鮪于軌反淰音審獝況休律反本又作獝狘休越反　疏曰此一變至六變不同者據難致易致前後而言案大司徒五地之物生動植俱有此俱言動物不言植物者據有情可感者而言也又曰云變猶更也者燕禮云終尚書云成此云變孔注尚書云九奏而致不同凡樂曲成則終變更也終則更奏各據終始而言是以鄭云樂成則更奏也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者案郊特牲云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百物而索饗之也鄭云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五穀成予神有功故報祭之鄭必知此據蜡祭者此經揔祭百神與蜡祭合聚萬物之神同故知蜡也云六奏樂而禮畢者下云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此經亦六變致天神故云六奏樂而禮畢也云東方之祭則用大蔟云云此鄭知四方各別祭用樂不同者以郊特牲云八蜡以記

四方又云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是四方各有八蜡故知四方用樂各別也云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者揔釋地祇與動之神來雖有遲疾皆由以樂和感之云凡動物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者言此欲見先致者皆由其神易致故也云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此經羽物共川澤一變致之是其羽物飛川澤有孔竅故也自樂再變已下差緩云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則小矣者以其墳衍在丘陵後介物在毛物後由是走遲竅小故也云是其舒疾之分者謂就此羽物以下介物以上先致者疾之分後致者舒之分故有前後也云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者此以下說天地四靈非直有樂兼有德民和乃致也鄭知土祇中有原隰者案大司徒有五地山林已下有原隰今此則經上已說川澤山林丘陵及墳衍訖惟不言原隰故此土祇中有原隰可知也又土祇中有平地者案大宰九職云一曰三農生九穀後鄭以三農有原隰及

平地以其生九穀故知此土祇中非直有原隰亦有平地之神也若然不言原隰而言土祇者欲見原隰中有社稷故鄭君駁異義云五變而致土祇土祇者五土之揔神謂社是以變原隰言土祇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是社稱土祇故鄭云土神也云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以其天神同變致之象者有形象在天物者與羽贏等同稱物故知有象在天四靈等也云天地之神四靈之知者天則天神地則土祇故云天地之神四靈之知也云非德至和則不至者欲見介物以上皆以樂和感之未必由德此天地四靈非直須樂要有德至和乃致之也云禮運已下者欲見象物則彼四靈也云何謂四靈者記人自問自答案彼注云淰之言閃也言魚鮪不閃閃畏人也猶狘飛走之貌三者皆據魚鮪不淰不可于龜更言魚鮪以龜知人情故變言人情不失也案大司徒山林宜毛物川澤宜鱗物丘陵宜羽物墳衍宜介物原隰宜贏物此經則以羽物配川澤贏物

配山林鱗物配丘陵毛物配墳衍介物配土祇與大司徒文不類者彼以所宜而言此據難致易致而說故文有錯綜不同也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于天宗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也天宗日月星鄭以月令祈于天宗謂之蜡則此天神亦是日月星辰非大天神以蜡祭所祭衆神祭卑不可援尊地神惟有土祇是以知無天地大神也又尚書云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九成乃致衆物者鄭以儀為匹謂止巢而孕乘匹故九變乃致此直據致其神故與大天神同六變也

函鍾為宮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徵張里反　地祇則主崑崙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函鍾林鍾也

林鍾生于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以此為宮用聲類求之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鄭司農云靁鼓靁鼗四面 玄謂靁鼓靁鼗六面孫竹竹枝根之未生者空桑山名 裸古亂反 疏曰八變者謂在天地及廟庭而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為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為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為三成舞人各轉身南向于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為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為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為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為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為八成地祇皆出此約周之大武象武王伐紂故樂記云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其餘大濩巳上雖無滅商之事但舞人須有限約亦應立四表以與舞

人為曲別也禮地祇必于夏至之日者以天是陽地是陰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生是以還于陰生之日祭之也至于郊天必于建寅者以其郊所感帝以祈穀實取三陽爻生之日萬物出地之時若然祭神州之神于北郊與南郊相對雖無文亦應取三陰爻生之月萬物實秀之時也地言澤中方丘者因高以事天故于地上因下以事地故于澤中取方丘者水鍾曰澤不可以水中設祭故亦取自然之丘方象地方故也又曰周之禮凡祭祀皆先作樂下神乃薦獻薦獻訖乃合樂也云禮之以玉而祼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者云禮之以玉據天地而祼焉據宗廟以小宰注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又玉人典瑞宗伯等不見有宗廟禮神之玉是以知禮之以玉據天地則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也而祼焉據宗廟肆獻祼是也云函鍾林鍾也者月令謂之林鍾是也云林鍾生于未之氣未坤之位者林鍾在未八卦坤亦在未故云坤之位云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者案星經

天社六星輿鬼之南是其輿鬼外也天社神位皆是地神故以林鍾為地宮也云以此三者為宮用聲類求之者若十二律相生終于六十即以黃鍾為首終于南事今此三者為宮各于本宮上相生為角徵羽𪓐細須品或先生後用或後生先用故云聲類求之也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為角太蔟下生南呂南呂為羽先生後用也南呂上生姑洗姑洗為徵後生先用四聲足矣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者此揔三者宮之所生以具或先生後用謂若地宮所生姑洗為徵後生先用南呂為羽先生後用人宮所生大呂為用後生先用大蔟為徵先生後用以具後生絲多用角先生絲少用徵故云凡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也云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者此經三者皆不言商以商是西方金故云祭尚柔商堅剛不用若然上文云此六樂者皆文之以五聲並據祭祀而立五聲者凡音之起由人心生單出曰聲雜比曰音泛論樂法以

五聲言之其實祭無商聲　同上

右地示之祭　辭薄薄之土承天之神薄旁薄也乃順天成也興甘風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既安且寧維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大戴禮公冠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疏曰言邦國者謂立畿外諸侯邦國立其社稷者諸侯亦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國之社皆有稷配之言立其社稷謂以文書法度與之不可國國身往也地官

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故書位作立鄭司農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　疏曰建立也言立邦之神

位者從內向外故據國中神位而言對下經在四郊等
為外神也言右社稷左宗廟者案匠人亦云左宗廟右
社稷彼掌其營作此掌其成事位次耳案禮記祭義注
云周尚左又案桓公二年取郜大鼎納于太廟何休云
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若然周人右
社稷者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尚尊尊之義此據外
神在國中者社稷為尊故鄭注郊特牲云國中神莫大
于社祭義注周尚左者據內神而言若據衣服尊卑先
王袞冕先公鷩冕亦貴於社稷故云周尚左各有所對
故注不同也又曰鄭知庫門內雉門外者後鄭義以雉
門為中門周人外宗廟故知雉門外庫門內之左右也
先鄭云古者立位同字者是古者假借字同也云古文
春秋者藝文志云春秋古今十二卷是上古文經所藏
之書文帝除挾書之律此本然後行于世故稱古文
春官

匠人營國左祖右社

王宮所居也祖宗廟王宮當中經之涂也　疏曰言王宮

所居也者謂經左右前後者據王宮所居處中而言之故云王宮所居也云王宮當中經之涂也者案祭義注云周尚左桓二年取郜太鼎納于太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左宗廟尚尊尊義與此合案劉向別錄云路寢在北堂之西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又云左明堂辟雍右宗廟社稷皆不與禮合鄭皆不從之矣

冬官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為于偽反注同 羣衆也大夫以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 疏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立社之義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者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言羣姓者包百官也大社在庫門內之右故小宗伯云右

社稷王自為立社曰王社王社者其王社所在書傳無文或
云與大社同處王社在大社之西崔氏並云王社在藉
田王自所祭以供粢盛今從其說故詩頌云春藉田而
祈社稷是也其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
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者大夫以下謂包士庶成
羣聚而居其羣衆滿百家以上得立社為衆特置故曰
置社又曰此云大夫以下謂下至士庶人也者大夫至
庶人等共在一處也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
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者大夫北面之臣
不得自專土地故不得特立社社以為民故與民居百
家以上則可以立社知百家者詩頌云百室盈止殺時
犉牡故曰百家言以上皆不限多少故鄭駁異義引州
長職曰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為社也雖云
百家以上唯治民大夫乃得立社故鄭駁異義云有國
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是也此大夫所立社稷則田
主是也故鄭駁異義引大司徒職云樹之田主各以其

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后土則社神田正則稷神其義已具郊特牲疏祭法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壝謂壇及堳埒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疏曰云掌設王之社壝者謂王之三社三稷之壇及壇外四邊之壝皆設置之直言壝不云壇舉外以見內內有壇可知也云為畿封而樹之者謂王之國外四面五百里各置畿限畿上皆為溝塹其土在外而為封又樹木而為阻固故云為畿封而樹之又曰壝謂壇及堳埒也者堳埒即壝經不言壇故鄭兼見之也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者漢時界上有封樹故舉以言之云不言稷者社之細也者案大司徒及下文皆社稷俱言此獨言社不言稷故解之案孝經緯社是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即是五土之一耳故云稷社之細舉社則稷從之矣故言社不言稷也稷既原隰之神但原隰宜五

穀五穀不可遍敬稷又為五穀之長故立稷以表名孝經注直云社謂后土者舉配食者而言耳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壝維癸反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疏曰言凡封國者封五等之國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云設其社稷之壝者案禹貢徐州貢五色土孔注云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是封乎諸侯立社稷之法也云封其四疆者諸侯百里以上至五百里四邊皆有封疆而樹之故云封其四疆也又曰封國建諸侯者君典命云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建諸侯也云立其國之封者封則經云四疆也

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疏曰云造都邑者謂大都小都家邑三等采地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皆有四邊封域故云之封域也云亦如之者亦如上諸侯有四疆也

令社稷

之職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為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為于偽反單音丹乘繩證反共音恭疏曰春秋祭社皆有職事令之者使各依職司而行故須令之也又曰言將祭之時者春秋祭社日皆用甲未祭之前令諸有職事于社稷者也云唯為社事單出里者單盡也盡往助祭于州長此據六鄉之中又云唯為社田國人畢作者畢亦盡也國人盡行鄭云非徒羨謂在六遂之中以下劑致甿當家之內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為餘夫但田與追胥竭作餘夫亦行故云非徒羨也云唯為社丘乘共粢盛者此據三等采地之中故有丘甸井田之法案小司徒職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為一成成百井九百夫一井之地九夫八家各治一夫自入共治一夫税入于君以供粢盛而祭社故云丘乘共粢盛也云所以報本反始也者社稷為土神

是民之本句龍爲稷是民之始反亦報也命民共之者所以報本反始也引之者證祭社各有職事 地官

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壝壇與堳埒也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 別彼列反

疏曰云設其社稷之壝者謂於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于廟門之屏設勝國之社稷其社稷外皆有壝埒於四面也云而樹之田主者謂藉田之内依樹木而爲田主云各以其野之所宜木者王之田主唯一而已不得云各今云各者摠據邦國都鄙幷王者而言也云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者謂假令以松爲社則名松社之野餘皆放此也又曰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者鄭義依孝經緯社者五土之摠神以句龍生時爲

后土官有功于土死配社而食稷是原隰之神宜五穀五穀不可遍舉稷者五穀之長立稷以表神名故號稷棄為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于民死乃配稷而食名為田正也故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斃言之耳云壝壇與堳埒也者經直云壝壝即堳埒不云壇以壝在壇之四面為之明中有壇可知故鄭兼云壇也案禮記郊特牲云君南面于北墉下鄭注云北墉社内北墻彼社雖無室壇外四面有壁壁外乃有壝耳若然封人云設王之社壝者彼官卑主設之此大司徒尊官直主其制度而已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者此田主當在藉田之中依樹木而為之故云各以其土地所宜木云田主田神者謂郊特牲云先嗇與神農一也若然鄭意以田主為神農則無后土及田正之神真以神農為主祭尊可以及卑故使后土田正二神憑依之同壇共位耳田正則郊特牲所云司嗇一也又引詩人謂之田祖者詩云以御田祖毛云田祖先穡籥章亦云凡國

祈年于田祖鄭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引之者證田主是神農也云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者是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對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彼三代所都異處所宜之木不同夏居平陽宜松殷居亳宜栢周居鎬京宜栗此經雖據周一代而言其邦國都鄙異處所宜之木亦復不同故云若松栢栗也云若以松為社者則名松社之野者此取松為社假設而言耳云以別方面者但四方宜木面各不同或一方宜松則以松為社以別餘之方面耳地官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大音太

太社王為羣姓所立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為于偽反疏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者是解社不屋義也達通也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為屋以受霜露風雨霜露風雨至是天地氣通也故云所以通天地之氣也郊特牲

小子掌珥于社稷珥音衈又而志反一音仍鄭司農云珥

社稷以牲頭祭也玄謂珥讀為衈釁禮之事也用毛牲曰刉羽牲曰衈衈社稷謂始成其宮兆時也秋官士師職曰凡刉珥則奉犬牲此刉衈正字與　刉音機成古愛反又公內反與音餘　疏曰先鄭云珥以牲頭祭漢時祈禱有牲頭祭後鄭不從者案禮記雜記釁廟之禮云門夾室用雞其衈皆于屋下衈既為釁禮此刉與衈連文則刉亦是釁禮非祭祀之法何得為牲頭祭乎是以後鄭為釁法解之玄謂珥讀為衈祈或為刉者以釁法無取于王珥及祈禱之義故依士師刉衈為正也鄭知刉衈為釁禮之事約雜記而知也云用毛牲曰刉羽牲曰衈者此相對而言雜記廟用羊門用雞皆云衈散文通也知刉衈是社稷五祀始成其宮兆時也者凡物須釁者皆謂始成時是以雜記云廟成則釁之是也云春官肆師職祈或作幾者鄭欲見字有參差非一之義云秋官士師職曰凡刉衈則奉犬牲此刉衈正字與者刉從刀衈從血於義合故以此為正字也　夏官

春

社春田祭社大司馬職云　明堂位　社祭土日用甲國中之神莫貴于社　疏曰社祭土者土謂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以時祭之故云社祭土日用甲者社是國中之貴神甲是旬日之初始故用之也　郊特牲　君南鄉於北墉下牆謂之墉北墉社內北牆　疏曰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者墉牆也社既主陰陰宜在北故祭社時以社在南設主壇上北面而君來在北牆下而南鄉祭之是對陰之義也　郊特牲　司服王祭社稷則希冕書曰希繡又曰希讀為絺或作黹字之誤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　黹展几切又張里反　疏曰希繡者孔君以為細葛上為繡鄭君讀希為黹黹紩也謂刺繒為繡次但裳主陰刺亦是沉深之義故裳刺也云希刺粉米無畫也者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不

變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也然則黼冕之粉米亦刺之也 春官

天子祭社稷皆大牢諸侯祭社稷皆少牢 王制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 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 疏曰云以血祭祭社稷者此皆地之次祀先薦血以歆神又曰且社稷亦土神故舉社以表地示鼓人職亦云靈鼓鼓社祭亦舉社以表地此其類也若天地方澤當用瘞埋與昊天煙相對故鄭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云云陰祀自血起者對天為陽祀自煙起貴氣臭同也云社稷土穀之神者案孝經緯援神契云社者五土之摠神稷者原隰之神五穀稷為長五穀不可徧敬故立稷以表名郊特牲亦云社者神地之道社者土之神稷者穀之神故云土穀之神也云有德者配食焉云云至而

祀棄棄左氏昭公二十九年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則是死乃配社食之云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于稷湯遷之而祀棄者棄左傳云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棄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若然稷祀棄實在湯時云夏之衰者遷柱由旱欲見旱從夏起故據夏而言也是以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注云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以其時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旱致災明法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具旱在夏之時驗也　春官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　中音仲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　蒐所留反　疏曰云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者蒐狩是田獵之名欲行蒐狩先芟草萊教戰訖乃入防田獵故云因蒐狩而

習之是以書傳又戰鬬不可空習故於蒐狩以閑之閑之者習之是其習兵因蒐狩也云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者案莊公八年正月師次於郎甲午祠兵公羊傳曰祠兵者何出曰祠兵注云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于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又曰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

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春田為蒐獻猶致也屬也田止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禽焉詩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春田主祭祭社者土方施生也祭社者此因田獵而祭非月令仲春祭社也 豵子工反 疏曰云獻禽以又曰云春田為蒐者蒐搜也春時鳥獸孚乳搜擇取不孕任者故以蒐為名 夏官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疏見祭物

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罍音雷壝謂委土為墠壇所以祭也大罍瓦罍 墠音善 疏曰壝謂委土為墠壇所以祭者謂四邊委土為壝於中除

地為埒埒內作壇謂若三壇同埒之類也此經云社壝謂若封人及大司徒皆云社壝皆直見外壝而言也知大壘是瓦壘者旊人為瓦簋據外神明此壘亦用瓦取質畧之意也春官

鼓人以靈鼓

鼓社祭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祇也疏曰郊特牲云社祭土神地之道則孝經緯云社是五土之摠神是地之次祀故舉社以表地祇大宗伯亦云血祭社稷五祀亦舉社以表地祇其實地之大小之祭皆用靈鼓地官

舞師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帗也帗音弗疏曰羽舞用白羽帗舞用五色繒用物雖異皆有柄其制相類故云形如帗也詳見祭物地官

肆師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社祭土為取財焉卜者問後歲稼所宜疏曰此社亦是秋祭社之日也言涖卜來歲之稼者祭社有二時謂春祈秋報報者報其成熟之功今卜者來歲亦

如今年宜稼與不但春稼秋穡不言穡而言稼者秋穡由於春稼故據稼而言之又曰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取財于地取法于天又孝經緯云社者五土之摠神故云社祭土而取財焉

春官

喪國之社屋之薄社北牖喪息浪反薄本又作亳步各反牖音酉絶其陽通其陰而已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疏曰喪國之社屋之也者喪國社者謂周立殷社也立以為戒不生成天是生法其無生義故屋隔之令不受天之陽也白虎通云王者諸侯必有誡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為善者得之為惡者失之薄社北牖也者即喪國社也殷始都薄故呼其社為薄社也周立殷社為戒而屋之塞其三面唯開北牖示絶陽而通陰陰明則物死也郊特牲

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勝國邑所誅討者社稷者若亳社是矣存之者重神也蓋奄其上而棧其下為北牖

棧才産反又士諫反　疏曰以祭祀禱祠者祭祀謂
春秋正祭禱祠謂國有故祈請求福曰禱得福報賽曰
祠又曰云勝國邑所誅討者古者不滅國有違逆被誅
討者更立其賢子弟還得事其社稷今云勝國之社稷
者亳社也為據武王伐紂取其社稷而事之故云若亳
社是矣也據其地則曰亳據彼國喪亡即為亡國之社
稷此國勝之即為勝國之社稷是以郊特牲云喪國之
社春秋謂之亳社也云存之者重神也者君自無道被
誅社稷無罪故存之是重神也云蓋奄其上而棧其下
為北牖者案哀公四年夏六月辛丑亳社灾公羊傳曰
亡國之社蓋揜其上而棧其下為北牖者郊特牲文郊
特牲喪國之社必屋之為北牖不受天陽使陰明公羊
云揜其上即屋之是也棧其下者非
直不受天陽亦不通地陰　春官

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

以刑官為尸畧之也周謂亡殷之社
為亳社　疏曰案鳬鷖詩宗廟社稷

七祀皆稱公尸不使刑官今祭勝國之社稷用士師為尸故鄭云用刑官為尸畧之也云周謂亡殷之社為亳社者經云勝國注為亡殷又云亳社者據周勝殷謂之勝據殷亡即云亡國即郊特牲云勝國之社必屋之是也據地而言即言亳社春秋亳社災是也 秋官

仲春擇元日命民社 社后土也 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 疏曰后土者謂五官之后土即社神也與左傳信十五年云君履后土者別也但句龍為配社之人又為后土之官也云祀社日用甲者解經元日也案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名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 月令

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 屬音燭 疏曰上云歲時皆謂歲之四時此云歲時唯謂歲之二時春秋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者以百穀豐稔所以報功故云祭祀州社

也云則屬其民而讀法者凡讀法皆因節會以聚民今既祭因聚民而讀法

凡州之大祭祀涖其事　大祭祀謂州社稷也涖臨也　疏曰云州之大祭祀者則非國家祭祀又曰言大祭祀謂州社稷者以上文云歲時祭祀州社此經又因言州之大祭祀故知還是上文州社也知有稷者以其天子諸侯三社皆稷對之故知兼有稷也言州社者若言大社國社之類又對黨祭禜族祭酺故此特言州社也　地官

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　為于偽反乘時證反又徒偏反共音恭粢音資單出里皆往祭社于都鄙二十五家為里畢作人則盡行非徒羨也丘十六井也四丘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乘者以於車賦出長轂一乘乘或為鄰甸徒練反又繩證反　疏曰唯為社事單出里者社事祭社事也單盡也里居也社既為國之本故若祭社則

合里之家並盡出故云單出里也此唯每家出一人不人人出也唯為社田國人畢作者田獵也畢盡也作行也既人人得社福故若祭社先為社獵則國中之人皆盡行無得住家也唯社丘乘共粢盛者嚮說祭社用牲此明祭社用米也丘乘者都鄙井田也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乘唯祭社而使丘乘共於粢盛也粢稷也稷曰明粢在器曰盛庾蔚云粢盛所須者少故丘乘共之也皇氏云若天子諸侯祭社則用籍田之穀大夫以下無籍田若祭社則丘乘之民共之示民出力也又曰單出里皆往祭社于都鄙者案周禮都鄙公卿大夫采地公卿大夫祭社其里之人皆往就祭此據采地言之故云往祭社于都鄙必知據采地者以經云唯社丘乘丘乘是采地井田之制故據采地言焉其公邑之民所屬鄉鄙縣遂有祭社之事則亦往鄉鄙中助之其六鄉之內族祭酺黨祭禜雖滿百家以上不祭社也唯其州祭社其所屬閭民祭社祭禜祭酺之時亦皆

往也但此文主於社故特言社耳云人則盡行非徒羡也者案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羡則家一人之外皆為羡也此云人則盡行非徒羡似羡外更有人者若六鄉上劑致民一人為正卒又一人為羡卒其餘為餘夫則據都鄙及六遂之外羡卒外有餘夫故云非徒羡也云丘十六井也以下皆司馬法文　郊特牲

右社稷　記命降于社之謂殽地　殽戶教反謂教令由社下者也　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　會古外反　疏曰命降于社之謂殽地者上云政本于天此論政降于地上既云必本于天殽以降命此亦當云本于地殽以降命但上文既具故此略而變文直云命降于社之謂殽也命者政令之命降下于社謂從社而來以降民也社即地也

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法社以下教令故云之謂殽地地有五土生物不同人君法地亦養物不一也又曰下文社者神地之道此云土地之主主則神也大司徒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者此大司徒文五地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各有所生五地摠生萬物人君法之施政令亦摠養萬民也禮運

社所以神地之道疏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者言立社之祭是神明于地之道故也郊特牲

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疏曰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者天子至尊而猶自祭社欲使報恩之禮達于下也地出財故云列地利也亦即是命降于社之謂殽地也禮運

廼立冢土戎醜攸行疏曰冢土大社也亦大王所立而後因以為天子之制也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詩　綿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共音恭下同　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共工氏無録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間　大音太　疏曰共子曰農能殖百穀者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故國語云神農之名柱作農官因名農是也夏之衰也周棄繼之者以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故祀以為稷謂農及棄皆祀之以配稷之神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者是共工後世之子孫為后土之官后君也為君而掌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為配社之神　祭法

共工

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 共音恭 共工在大皡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其子句龍能平水土故死而見祀 大皡音泰 疏曰十七年傳郯子言前世名官從下而上先言炎帝以火名次言共工以水名次言大皡以龍名是共工在大皡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也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能平九州是能平水土也言共工有子謂後世子耳亦不知句龍之為后土在于何代少皡氏既以為名官此當在顓頊以來耳 后土為社 方荅社稷故名言為社 疏曰獻子問社稷五祀既荅五祀當更荅社稷但句龍既為后土又亦配社祭㝡既荅五祀方荅社稷故明言后土為社也 稷田正也 掌播殖也 疏曰月令云立春行冬令則首種不入鄭玄云首種謂稷也周語云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

在農是故稷為大官然則百穀稷為其長遂以稷名為農官之長正長也稷是田官之長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烈如字禮記作厲山烈山氏神農世諸侯疏曰魯語及祭法皆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能治百穀故祀以為稷言有天下則是天子矣杜注不得為諸侯也賈逵鄭玄皆云烈山炎帝之號杜言神農世諸侯者案帝王世紀神農本起烈山然則初封烈山為諸侯後為天子猶帝堯初為唐侯然也若然烈山即神農而云神農世為諸侯者案世紀神農為君摠有八世至榆罔而滅亦稱神農氏是摠號神農也故烈山氏得于神農之世為諸侯後為神農也劉炫以為烈山氏即神農非諸侯而規杜非也此及魯語皆云其子曰柱祭法云農者劉炫云蓋柱是名其官曰農猶呼周棄為稷自夏以上祀之祀杜上時掌反周

棄亦為稷棄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既勝夏廢柱而以棄代之　疏曰棄為周之始祖能播殖百穀經傳備有其事以其後世有天下號國曰周故以周冠棄棄時未稱周也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孔安國云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是言成湯變置社稷之由也湯於帝世年代猶近功之多少傳習可知故得量其優劣改易祀典意欲遷社而無及句龍棄功乃過於柱廢柱以棄為稷也其五祀之神重犁之輩若更有賢能亦應遷徙但其功莫之能先帝王不敢改易故得永流萬代常在祀典良由後世之臣弱後王之意謙故也自商以來祀之傳言蔡墨之博物　昭公二十九年春秋左氏傳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

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遂事謂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啟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歴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論語八佾尚書亡篇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春秋文義曰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

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授神契曰仲春獲禾報祭社稷以三牲白虎通明堂位曰春社天子之祭也春田祭社甫田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賦曰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犧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也以句龍氏配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羅弊獻禽以祀祊是也詩小雅雲漢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慕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

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詩大雅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于社稷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盛音成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

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于君而輕于民也盡心下

鄭子產伐陳入之陳侯免擁社以待於朝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免音問喪冠也擁芳勇反襄公二十五年春秋左氏傳

公羊子曰哀公四年六月辛丑蒲社災蒲社者何据鼓用牲于社不言蒲疏曰正以社為積土非火燒之物而反書災故執不知問注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境者公羊解以為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諸侯使事上今災之者若曰王教絕云爾左氏穀梁以為亳社者武王滅殷遂取其社賜諸侯以為有國之戒然則傳說不同不可為難案今穀梁經傳皆作亳字范氏云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為亡國之戒而賈氏云公羊曰蒲社也者蓋所見異

亡國之社也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境社者封也封土為社其言災何據封土非火所能燒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故火得燒之揜柴之者絶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為有國者戒疏曰亡國之社蓋揜之者公羊子不受于師故言蓋也揜柴之者絶不得使通天地四方者即郊特牲云天子之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是也然禮記作薄社何氏所見與鄭氏異云以為有國者戒者言若不事上當如此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戒社者先王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災者象諸侯背天子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驅滕薛俠轂魯衛驂乘故天去戒社若曰王教滅絶云爾疏曰不直言何以書者嫌覆問柴其

下何以書故復舉句而問之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驅滕薛俠轂魯衛驂乘者春秋說文謂下十三年黃池之會時也 穀梁子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亳即殷也殷都于亳故國謂之亳社 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 立亳之社於廟之外以為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 疏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彼謂戒心天子諸侯之正社稷霜露者周禮又云決陰事于薄社明不與正同處明一在西一在東故左氏曰間于兩社為公室輔是也 其屋亡國之社不使達上也 必為之作屋不使上通天也緣有屋故言宊公羊穀梁通修 莊公如齊觀社 莊公二十三年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客公往觀之 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

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賈侍中云王謂王事天子也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五年之閒四聘於王而一相朝相朝者將朝天子先相朝也唐尚書云先王謂堯也三載一巡守諸侯四朝昭謂以堯典相參義亦似之然此欲以禮正君宜用周制周禮中國凡五服遠者五歲而朝禮記曰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謂此也晉文公霸時亦取于此禮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終畢也講習也班次也謂朝畢則習禮于會以正爵位次序尊卑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帥循也制財用之節謂牧伯差國大小使受職貢也其閒無由荒怠其閒朝會之閒夫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大公齊始祖大公望也君為是舉舉動

也而往觀之非故業也業事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土發春分也周語曰土乃脈發社者助時求福為農始也收攟而烝納要也攟拾也冬祭曰烝因祭社以納五穀之要休農夫也月令曰孟冬祀于天宗大祀于公社及門閭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旅衆也天子祀上帝上帝上天也諸侯會之受命焉助祭受政命也諸侯祀先王先公先王謂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屬也先公先君也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事職事也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不法謂觀民也

國語魯語

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户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竈為于偽反霤力又反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謂此與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霤主堂室居處門户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曰其祀户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中霤祭先心秋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

幣于門士喪禮曰疾病禱于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祀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為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　譴棄戰反此與音餘使色吏反惡言烏路反謬音繆　疏曰此一經明天子以下立七祀五祀之義曰司命者宮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皇氏云司命者文昌宮星其義非也曰中霤者主堂室神曰國門者謂城門也曰國行者謂行神在國門外之西曰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歸好為民作禍故祀之也王自為立七祀者前是為民所立與衆共之四時常祀及為羣姓禱祀其自為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同是一神為是別更立七祀也諸侯為國立五祀者減天子戶竈二祀故為立五祀也曰公厲者謂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其鬼為厲故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者義與天子同大夫立三祀者減諸侯司命中霤

故為三祀也曰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族衆也大夫衆多其鬼無後者衆故曰族厲曰門曰行者其大夫無民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然鄭注曲禮大夫五祀為夏殷法注王制大夫五祀是有采地者鄭何以知然曲禮文連於大夫五祀故知非周而王制立七廟故知是周禮以彼推此大夫三祀則周諸侯之大夫無地者也又曰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以其非郊廟社稷大神故云小神以其門戶竈等故知居人間也以小神所祈故知司察小過作譴告謂作譴責以告人云幽則有鬼神鬼神謂此與者以禮天神人鬼地祇皆列其名而樂記直云幽則有鬼神是幽闇之處有細小之鬼神謂此小祀者與與是疑辭也云司命主督察三命者案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云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于門者證大夫有門行云士喪禮曰疾病

禱于五祀者證士亦有五祀云司命與厲其時不著者以其餘五祀月令所祀皆著其時唯司命與厲祀時不顯著云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者鄭以無文故引今漢時民家或有春秋兩時祠司命行神山神也民或然故云或也其祠此司命行神山神之時門戶竈三神在諸神之旁列位而祭也云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者漢時既春秋俱祠司命與山神則是周時必應春祠司命司命主長養故祠在春厲主殺害故祠在秋云或者合而祠之者鄭又疑之以見漢時司命與山神春秋合祭故云或者合而祠之云山即厲也者以漢時祭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等此經亦有司命門行戶竈等漢時有山而無厲此有厲而無山故云山即厲也云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者鄭解厲稱山之意漢時人民嫌惡厲漢時巫祝之人意以厲神是厲山氏之鬼爲之故云厲山云謬乎者謂巫祝以厲爲厲山之鬼於理謬乎所以爲謬者鬼之無後於是爲

厲厲山氏有子曰柱世祀厲山之神何得其鬼為厲故云謬也引春秋傳者昭七年左傳文於時鄭良霄被殺而死其鬼為厲子産立良霄之子良止為後子大叔問其故子産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引之者證厲山氏既有所歸不能為厲 祭法

小子掌祈于五祀

祈音機 故書祀作禩鄭司農云禩讀為祀書亦或為祀玄謂祈或為刉刉用毛牲曰刉刉者釁禮之事也刉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春官肆師職祈或作幾秋官士師職曰凡刉則奉犬牲 禩音祀刉音機或古愛反又公内反 疏曰知刉是五祀始成其宮兆時也者凡物須釁者皆謂始成時是以雜記云廟成則釁之 夏官

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

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 疏曰祭五祀者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也歲徧者謂五方之帝迎氣

雩祀明堂及郊雖有重者諸神總徧故云歲徧大夫祭五祀者大夫不得方祀及山川直祭五祀而已又曰云五祀戶竈中霤門行者此月令文大宗伯五祀以為五官者以其在五嶽之上此五祀在山川之下又與大夫同祭故知是戶竈等云此蓋殷時制也者以天子諸侯大夫同云祭五祀既無等差故疑殷時制也案王制云大夫祭五祀文與此同而鄭云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與此不同者王制之文上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既有尊卑等級疑是周禮故引祭法五祀以解之與此不同是有地大夫祭五祀無地大夫祭三祀

解見祭法曲禮下

春祀戶祭先脾 春陽氣出祀之于戶內陽也祀之先祭脾者春為陽中於藏直脾脾為尊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

爲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畧如祭宗廟之儀 藏才浪反
後放此直丈吏反又如字後放此 疏曰春陽氣出祀
之於戶者戶在內從外向內戶又在內故云內陽也戶
是人之出入戶則有神故祭法注七祀云小神居人之
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此戶神則陽氣在戶內之神
故云祀之于戶內陽也由位在戶內又秋其祀門注云
秋陰氣出祀之于門門者門在外從內向外門又在外故
云外陰也則門神陰氣之神是陰陽別氣在門戶者與
人作神也又曰春為陽中於藏值脾脾為尊者以祭戶
之時脾腎俱有先用脾以祭之者以春為陽中於藏值
脾脾既春時最尊故先祭之脾為尊也所以春位當脾
者牲立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也腎最在後而當冬也
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肺
稍却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却而當肝故秋位主
肝此等直據牲之五藏所在而當春夏秋冬之位耳若
其五行所生主五藏則不然矣故異義云今文尚書歐

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謹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鄭駮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為木心為火脾為土肺為金腎為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為劇如鄭此言五行所主則從今文尚書之說不同許慎之義云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之下皆中霤禮文云祭五祀于廟者設祭尸祭中霤在于廟室之中先設席于廟堂之奧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于廟門之奧雖廟室廟堂廟門有別摠而言之皆謂之廟故云凡祭五祀于廟此謂殷禮也若周則七祀加司命與厲也不審祀之處所亦當與竈門行等俱在廟門之外祀也若周摠在宮

内故宫正注云祭社稷七祀於宫中此特牲謂特牛故
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若
諸侯或亦當然其大夫所祭或特羊也云有主有尸者
謂天子諸侯若卿大夫廟無主則五祀無主也云祀之
禮設主於戶内西者先設席于奥乃更設席于廟戶西
夾北嚮置主位設主之人南面設主于戶西位上使主
北面云乃制肺及腎為俎奠於主北者謂設主之後以
割制肺之與腎為俎實奠于主北主既北面奠於主前
云又設盛于俎西者盛謂黍稷俎在主前稍東故黍稷
之簋在主前稍西云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者當時惟
始設主未有迎尸則是祝官祭簋中黍稷祭俎中肺腎
之肉祭薦之醴皆三度祭之黍亦三祭醴亦三祭肉亦
三祭故云皆三祭云肉一肺一腎再者申明祭肉三度之
事其祭肉三者肺尊故一祭腎卑故再祭云既祭徹之
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者謂既祭黍稷祭肉醴之後徹
去俎之與盛更陳列鼎俎設其饌食于初設奥之筵前

其時主已移于筵上主入出戶迎尸尸入即筵而坐但宗廟之祭尸入之後始祭籩豆及黍稷醴其祭尸之時已於西祭黍祭肉祭醴今迎尸而入則應坐而餕食不更祭黍稷祭肉祭醴故云畧如祭宗廟之儀祭尸所以先設席于奧乃設餕筵迎尸皆在奧者就尊之處也中間設主祭黍祭肉祭醴尸西者就尸處也其餘五祀所祭設主皆就其處也

夏祀竈祭先肺

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為尊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餕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 陘音刑 疏曰知竈在廟門外之東者案少牢及特牲禮文云先席於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以神位在西故知在西室之奧以祀戶在戶內故祭在廟室之奧祀竈在門外故設主在門室之奧各從其義

云東面設主於竈陘者謂設主人東面也竈陘竈邊承器之物以土為之云乃制肺至主西者制謂截割心肝皆高上之物故祭肺類俱置俎上奠此俎於主之西北主位西嚮故置俎在西而對主也云又設盛於俎南者盛謂黍稷盛之於簠簋皇氏以為此祭老婦盛於盆非其義也云亦祭黍至醴三者亦上祀戶之禮祭必三者以禮成於三故也上祀戶云祭肉三脾一腎再此云祭肺心肝各一亦為肉祭三也此醴實於尊祭三者始扱一祭又扱再祭云既祭徹至筵前者筵前謂初設廟室奥之筵前唯特牲少牢尸當陳於廟門室之前稍東西面尸俎者以俎就尸載肉入設於筵前在菹醢之東其黍稷等設於俎南此唯云祭黍或無稷也此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禮器云竈者是老婦之祭

中央祀中霤祭先心

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復穴是以名室為霤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為尊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

下乃制心及肝肺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如祀戶之禮　藏才浪反　疏曰鄭意言中霤猶中室乃是開牖象中霤之取明則其祀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故喪禮云浴於中霤飯於牖下明中霤不關牖下也主中央而神在室者所以必在室中祭土神之義也土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之中央也是明中霤所祭則土神也故杜注春秋云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為社也又郊特牲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神亦中霤神也云古者復穴是以名室為霤云者解所以謂室中為中霤之由也古者謂未有宮室之時也復穴者謂窟居也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為之謂之為複言於地上重複為之也若高地則鑿為坎謂之為穴其形皆如陶竈故詩云陶復陶穴是也故毛云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鄭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庾蔚云複謂地上累土謂之穴則穿地也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後因名室為中霤也云記之先

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為尊也云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者開牖象霤故設主於牖下也五祀皆先席於室之奥此不言者前祀戸注已備言也此別設主當廟室牖内之下而北嚮也云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它皆如祀戸之禮者亦祭竟徹之更陳鼎俎迎尸如祭尸也

秋祀門祭先肝

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為陰中於藏直肝肝為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　疏曰云祀之先祭肝者秋為陰中于藏値肝者以陰氣始於五月終於十月其七月八月為陰之中故云秋為陰中其陽氣始於十一月終於四月正月二月為陽中故正月云春為陽中然陰中之時兼有陽陽中之時兼有陰亦是陰陽之中也今五藏肺最在前心次之肝次之脾次之腎為後肝在心肺之下脾腎之上故云於藏値肝然脾在肺心肝之下腎之上則

是上有肺心肝下唯有腎不當其中而云春為陽中於藏值脾者但五行相次水則次木故春繼於冬腎後則次脾其火後則次土土後乃次金故秋不得繼夏由隔於土由此脾不得繼肺隔於心也為此肝之上有肺有心脾之下唯有腎俱得為藏之中也云北面設主於門左樞者謂廟門外左樞北面以在門外故主得南嚮而北面設之云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于主南設盛於俎東者皆約中霤禮文也其他皆如祭竈之禮者謂祭心肺肝各一及祭醴三并設席於奥迎尸之屬也

冬祀行祭先腎 冬陰盛寒于水祀之于行從辟除之類也祀之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為尊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軷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辟必亦反又婢亦反軷步曷反廣古曠反 疏曰知行在廟門外西者約檀弓云毀宗躐行自此以下皆中霤

禮文廣五尺輪四尺者謂軷壇東西為廣南北為輪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于國外祖道軷祭其壇隨路所嚮而為廣輪尺數同也案鄭注聘禮云禮畢乘車轢而遂行唯車之一輪轢耳所以然者以兩輪相去八尺今軷唯廣五尺故知不兩輪俱轢云北面設主軷上者以主須南嚮故人北面設之其主則鄭注大馭云蓋以菩芻棘柏為神主也　月令

孟冬臘五祀臘力合反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疏曰臘五祀者臘獵也謂獵取禽獸以祭五祀也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又曰臘謂田獵所得禽祭者以欲臘祭之時暫出田獵以取禽非仲冬大閱之獵也左傳云唯君用鮮則天子諸侯祭用鮮獸皇氏云仲秋獵得禽獸以為乾豆至臘用之其義非也云五祀門戶中霤竈行者月令殷禮言之若周則七祀詳見百神祈年臘月令

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陰祀自血

起貴氣臭也故書祀作禩鄭司農云禩當為祀書亦或
作祀五祀五色之帝于王者宮中曰五祀玄謂此五祀
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于四郊而祭五
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食于木
該為蓐收食于金脩及熙為玄冥食于水顓頊氏之子
曰黎為祝融后土食于火土　禩音祀食此音嗣少詩
照反重直龍反　疏曰云陰祀自血起者對天為陽祀
自煙起貴氣臭同也先鄭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
中曰五祀者先鄭意此五祀即掌次云祀五帝一也故
云五色之帝後鄭不從者案司服云祀昊天與五帝皆
用大裘當在圜丘與四郊上今退在社稷之下于王者
宮中夫之遠矣且五帝天神當在上經陽祀之中退在
陰祀之內一何陋也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
者生時為五官死乃為神配五帝在四郊知在四郊者
鄭即引月令四時四立之日迎氣在四郊并季夏迎土
氣是五迎氣故鄭云四時迎五行之氣于四郊也云而

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者但迎氣迎五方天帝雖不言祭人帝案月令四時皆陳五德之帝大昊炎帝黄帝少昊顓項等五德之帝并五人神於上明知五人神為十二月聽朔及四時迎氣而陳故鄭此注及下青圭亦璋之下注皆云迎氣時并祭五人帝五人神也云少昊氏之子曰重已下案昭二十九年魏獻子問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對曰少皥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項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三祀也后土為社稷為田正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項氏之子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其二祀五官之神及四郊合為黎食后土祭法曰共工氏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社即句龍答曰黎為祝融句龍為后土左氏不言后土為社謂暫作后土無有代者故先師

之說犂爲之因火土俱位南方此注云犂爲祝融后土食于火土亦惟見先師之說也　春官　司服

祭五祀則希冕　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　黹張里反　疏曰云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者本有此二文不同故云誤當從絺爲正也云希刺粉米無畫也者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不變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也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　同上

司門凡歲時之門受其餘　鄭司農云受祭門之餘　疏曰凡歲時之門者歲之四時祭門非一故云凡以摠之若月令秋祭門者是祭廟門此門亦謂國門十二者除四時祭外仍有爲水祈禱故左氏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有用牲于門之事　地官

右立祀　蔡墨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爵上公　疏曰列謂行列言五官皆然也人臣有大功者天子封為國君又賜之以姓諸侯以國為氏言其得封又得姓兼受之也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之君長能脩其業者死皆配食于五行之神為王者所尊奉　君長丁夫反下文同　疏曰五官之君長死則皆為貴神王者社稷五祀則尊奉之如祭配食於五行之神即下重該脩熙犂是也王者祭木火土金水之神而以此人之神配之耳非專祭此人也分五行以配四時故五行之神句芒祝融之徒皆以時物之狀而為之名此五者本為五行之神作名耳非與重該之徒為名也晉語云號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色虎爪執鉞行在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

曰使晉襲于爾門公拜稽首覺名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如彼文號公所夢之狀必非該之貌自是金神之形耳由此言之知句芒祝融玄冥后土之徒皆是木火水土之神名非所配人之神名也雖本非配人之名而配者與之同食亦得取彼神名以為配者神名猶社本土神之名稷本穀神之名配者亦得稱社稷也此五行之官配食五行之神天子制禮使祀焉王者所尊奉也

木正曰句芒

句古侯反注及下同　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其祀重焉　重直龍反下文同　疏曰正正訓為長故為官長木官之最長也其火金水土正亦然賈逵云摠言萬物句芒非專木生如句杜誤耳木正順春萬物始生句而有芒角杜獨言木者以木為其主故經云木正且木比萬物芒角為甚故舉木而言劉炫以杜不取賈義而獨舉于木而規杜非也

火正曰祝融祝融明貌其祀犂焉犂力兮反疏曰杜不解祝則謂祝融二字共爲明貌也賈逵云夏陽氣明朗祝甚也融明也亦以夏氣爲之名耳鄭語云犂爲高辛氏火正焞燿敦大光明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如彼文又似由人生名者彼以其官掌夏德又稱之故以夏氣昭明命之耳金正曰蓐收蓐音辱本又作辱秋物摧辱而可收也其祀該焉摧徂回反水正曰玄冥冥亡丁反水陰而幽冥其祀脩及熙焉土正曰后土土爲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霤力救反疏曰后者君也羣物皆土所載故土爲羣物之主以君言之故云后土也賈逵云句芒祀于戶祝融祀于竈蓐收祀于門玄冥祀于井后土祀于中霤今杜云在家則祀中霤不同賈說也家謂宮室之內對野爲文故稱家非卿

大夫之家也言在野者對家為文雖在庫門之内尚無宫室故稱野且卿大夫以下社在野田故周禮大司徒云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鄭玄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是在野則祭為社也此野田之社民所共祭即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是也劉炫云天子以下俱荷地德皆當祭地但名位有高下祭之有等級天子祭地祭大地之神也諸侯不得祭地使之祭社也家又不得祭社使祭中霤也霤亦地神所祭小故變其名賈逵以句芒祀于户云云言雖天子之祭五神亦如地耳杜以別祭五行神以五官配之非祀此五神于門户井竈中霤也門户井竈直祭門户等神不祭句芒等也唯有祭后土者亦是土神故特辨之云在家則

祀中霤在野則為社言彼社與中霤亦是土神但祭有大小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取財于地敎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是在家則祀中霤也大司徒已下同此禮也

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問五官之長皆是誰對曰

少皞氏有四叔少皞金天氏叔四叔是少皞之子孫非一時也疏曰少皞氏有四未知于少皞遠近也四叔出于少皞耳其使重為句芒非少皞使之世族譜云少皞氏其官以鳥為名然則此五官皆在高陽之世也楚語云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木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是則重黎居官在高陽之世也又鄭語云黎為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則黎為祝融又在高辛氏之世案世本及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

章生犂如彼文犂是顓頊之曾孫也楚語云少皡之衰顓頊受之即命重犂似是即位之初不應即得命曾孫為火正也少皡世代不知長短顓頊初已命犂至高辛又加命不應一人之身餘歷兩代事既久遠書復散亡如此參差難可考校世家云共工作亂帝嚳使犂誅之而不盡帝誅犂而以其弟吳回為犂復居火正為祝融即如此言犂或是國名官號不是人之名字顓頊命犂高辛命犂未必共是一人傳言世不失職二者或是父子或是祖孫其事不可知也由此言之少皡四叔未必不有在高辛世者也此五祀者居官有功以功見祀不是一時之人脩熙相代為水正即非一時也且傳言世不失職便是積世能官其功益大非是暫時有功遂得萬世承祀明是歷選上代取其中最有功者使之配食亦不知初以此人配食何代聖王為之葢在高辛唐虞之世耳

曰重曰該

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重直龍反該古咳反能治其官使重為句芒木正該為蓐收金正脩及熙為玄冥二子相代為水正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窮桑少皞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為民所祀窮桑地在魯北　疏曰窮桑少皞之號帝王世紀亦然賈逵云處窮桑以登為帝故天下號之曰窮桑帝賈以濟為渡也言四叔子孫世不失職遂渡少皞之世杜以少皞之世以鳥名官不得有木正火正故以濟為成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言少皞有王功子孫能成之故死皆為民所祀也少皞居窮桑定四年傳稱封伯禽于少皞之墟故云窮桑地在魯北地名窮桑闕言在魯北相傳云耳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

融顓音專頊許玉反犁為火正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共音恭烈如字禮記作厲山上時掌反　昭公二十九年春秋左氏傳　注疏詳見前社稷條

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一說户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餘不得用豚井以魚白虎通　天子祭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云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于四郊而祭

五德之帝也或曰此五祀謂禘祫烝嘗及大祫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祭非謂戶竈中霤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籩豆之屬也侍侍立也西房西廂也侍或為待　荀子正論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奥寧媚於竈何謂也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奥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于奥畧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于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奥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奥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于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奥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于奥竈所能

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于奥也　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論語八佾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飯扶晚反酳音胤又仕覲反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郊社亦然唯嘗禘宗廟俟吉也　疏曰天子諸侯祭禮既亡今儀禮唯有大夫士祭禮以言之案特牲饋食禮祝延尸于奥迎尸而入即延坐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于九飯畢若大夫依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而畢鄭注少牢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也則具餘有十三飯十五飯也案此說則諸侯十

三飯天子十五飯又案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酳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此是士之祭禮也今約此而說天子五祀之祭也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者以初崩哀慼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既殯而祭者但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者今喪既殯不得純如吉禮理須宜降殺侑勸也故迎尸入奥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常數也又熊氏云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謂迎尸入奥之後尸三飯即止祝不勸侑至十五飯于時冢宰攝主酌酒酳尸尸受卒爵不酢攝主故云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者謂唯行此而已不為在後餘事也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者謂欲葬之時從啟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既見哀摧更甚故云

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已葬而祭者謂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但既葬彌吉尸入三飯之後祝乃侑尸尸食十五飯攝主酳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所以然者以葬後未甚吉唯行此禮而已而已已是語辭也皇氏云已止也又曰經云祝畢獻止謂祝受獻祭禮遂畢止不獻佐食以下云云郊社亦然者王制云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是與五祀同也趙商問云自啟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者案王制云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既云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紼而行事鄭答越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啟及至反哭自當辟之鄭言無事者謂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以後未啟以前是無事得行祭禮故有越紼行事鄭云郊社以前有常日自啟至反哭自當辟之者郊社既有常日

自啟又哭嘗辟此郊社之日郊社尊故辟其日本使相妨五祀既畢若與啟反哭日相進則五祀辟其日也鄭言天地社稷去殯處遠祭時踰越此紼而往赴之五祀去殯近處暫往則還故不為越紼也云唯嘗禘宗廟俟吉也者謂為嘗禘之禮以祭宗廟俟待於吉故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是也其在喪祭郊社之時其喪所朝夕仍奠知者雜記云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人臣尚爾明天子得也

曾子問

小宗伯兆四望於四郊兆為壇之營域鄭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玄謂四望五岳四鎮四竇　竇音獨本亦作瀆　疏曰云兆為壇之營域者案封人云社稷之壝謂壝土為之即此壇之營域一也不言壇者舉外營域有壇可知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者案上注司農以為日月星海後鄭不從矣今此云道

氣出入與上注不同者以無正文故兩注有異若然云道氣出入則非日月星海謂五嶽之等也故後鄭就足之還為五嶽之屬解之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境內山川案僖三十一年夏四月猶三望服氏云三望分野星國中山川又上文先鄭云四望日月星海後鄭必知望祭中無天神者案哀六年云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爾雅又云梁山晉望又案尚書云望于山川則知望祭中無天神可知若天神日月之等當入四類之內也若然尚書云望于山川必知四望非山川是五嶽四瀆者以其下云兆山川丘陵之等山川既在下故知此四望是五嶽之屬山川之大者也 春官

玉人之事兩圭五寸有邸以旅四望 邸音帝劉作核戶古反 邸謂之柢有邸僢共本也 僢昌絹反 疏曰此亦依典瑞所解謂國有故旅祭四望云僢共本也者亦一玉俱成

兩圭足相對為倚也　冬官

司服祀四望則毳冕毳昌銳反劉清歲反毳罽衣也玄謂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罽居例反　疏曰云毳罽衣也者案爾雅云毳氂謂之罽則續毛為之若今之毛布但此毳則宗彝謂虎蜼而先鄭以為罽衣于義不可故後鄭不從也　春官

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為之合四望五嶽四鎮四竇此言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與　與音餘　疏曰四望又畢于神州故降用陽聲第二及用大磬也又曰云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為之合者以其南呂上生姑洗之九三是陽聲第三也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是南呂為之合也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竇者以大宗伯五嶽在社稷下山川上此文四望亦在社稷下山川上故知四望是五嶽四鎮四竇

也云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與者以此上下更不見有司中等用樂之法又案大宗伯天神云祀地祇云祭人鬼云享四望是地祇而不云祭而變稱祀明經意本容有司中等神故變文見用樂也無正文故云或與以疑之也同上

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望祀五嶽四鎮四竇也疏曰知望祀是四望者以其言望與四望義同故知是四望五嶽等也地官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杜子春云望衍謂衍祭也授號以所祭之名號授之旁招以茅招四方之所望祭者玄謂衍讀為延聲之誤也疏曰云望祀者類造禬禜遙望而祝之云望衍者衍延也是攻說之禮遙望延其神以言語責之云旁招以茅者旁謂四方此男巫於地官祭此神時則以茅招之於四方也又曰子春所云皆無依據故後鄭不從玄謂破衍為延者衍字於六祈義無所取故破從延

云望祀謂有牲粢盛者注大祝已云類造襘禜皆有牲攻説用幣而已有牲則有黍稷故此兼云粢盛者也云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者此即攻説用幣而已是也云二者詛祝所受類造攻説襘禜之神號男巫為之招者以其授號文承二者之下故知此六神皆授之號之授號知是詛祝者案詛祝而知也 春官

右四望 望祀三望附

傳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龜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 猶三望 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脩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分扶問反 左氏曰非禮也望郊之屬也 宣公三年傳云望郊之屬也 不郊亦無望可也 注疏詳見天神郊祀條 公羊子曰天子

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則不祭也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注疏見天神　三正記曰郊後必有望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大夫請祭諸

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異忽遂反）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竟音境）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睢七餘反四水在楚界詳見因事疾病條）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哀公六年春秋左氏傳）韓宣子謂子產曰寡君寢疾並走羣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禳昭公七年春秋左氏傳）成王盟諸侯于岐陽（岐陽之陽楚為荆蠻）（荆州之蠻也）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置立也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望祭山川立木以為表表其位也鮮卑東夷國燎庭燎也　國語

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順其所在疏曰大司徒職地有十等此不言林澤原隰亦順所在可知故畧不言也春官

山虞若祭山林則為主而修除且蹕為主主辨護之也修除治道路場壇壇徒丹反或音禪疏曰此山林在畿内王國四方各依四時而祭云則為主者謂主當祭事者也而修除者謂掃除糞灑云且蹕者且復蹕止行人也又曰云為主主辨護之也者案中候握河紀堯受河圖云帝立壇磬折西向禹進迎舜契陪位稷辨護注云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則此云辨護者亦謂供時用相禮儀者也云修除治道路場壇者案守祧職云其廟則有司修除之鄭云有司恒主修除謂掃除糞灑場謂禪即除地之處壇神位之所

也

地官

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璋有邸而射取殺于四望鄭司農云射剡也剡以冉反或因冉反　疏曰此祀山川謂若宗伯云兆山川丘陵各於其方亦隨四時而祭則用此璋邸以禮神　春官

玉人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邸射剡而出也鄭司農云素功無瑑飾也　疏曰云以祀山川者謂四望之外所有山川皆是云邸射剡而出也者向上謂之出半圭曰璋璋首邪却之今於邪却之處從下向上揔邪却之名為剡而出　冬官

司服祀山川則毳冕鄭司農云毳罽衣也玄謂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　疏曰云毳罽衣也者案爾雅云毛氂謂之罽則績毛為之若今之毛布但此毳則宗彝謂虎蜼而先鄭以為罽衣於義不可故後鄭不從也　春官

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

以貍沈祭山林川澤貍亡皆反劉莫拜反沈如字劉直蔭反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不見四竇者四竇五嶽之匹或省文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不見賢遍反疏曰云陰祀自血起者對天為陽祀自煙起貴氣臭同也云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者此五嶽所在據東都地中為說案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注云華在豫州嶽在雍州彼據鎬京為說彼必據鎬京者彼據災異若據洛邑則華與嵩高並在豫州其雍州不見有災異之事故注有異也案爾雅江河淮濟為四瀆為定五嶽不定者周國在雍州時無西嶽故權立吳嶽為西嶽非常法爾雅不載以東都為定故爾雅載之也若然此南嶽衡案爾雅霍山為南嶽者霍山即衡山也故地理志揚州霍山為南嶽者山今在廬江彼霍山與冀州霍山在嵩華者別云不見四竇者四竇五嶽

之匹或省文者五嶽四瀆相對若天地故設經省文惟見五嶽也若然下云貍沈祭山林川澤五嶽歆神雖與社稷同用血五嶽四瀆山川之類亦當貍沈也爾雅云祭山曰庪縣者或異代法耳若然庪縣既非周法而校人云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云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玉人云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注云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彼亦言祈沈者祈沈雖非周法引以況義無嫌也云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者經埋沈祭山林川澤揔言不祈別而說故鄭分之以具山林無水故埋之川澤有水故沈之是具順性之含藏也　同上

鬯人掌供秬鬯而飾之　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　疏曰云掌供秬鬯者此直供秬黍之酒無鬱也故注云不和鬱者也鄭知飾之謂設巾者此上下雖無設巾之事案冪人云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黼凡尊皆布巾冪明秬鬯之酒尊

亦設巾可知故知所飾者設巾也

凡山川用蜃

故書蜃或為謨杜子春云謨當為蜃書亦或為蜃蜃水中蜃也鄭司農云謨器名漆尊也玄謂蜃畫為蜃形蚌曰合漿尊之象 蚌步項反曰合音含本亦作含 疏曰山川用蜃者大山川云蜃畫為蜃形者亦謂漆畫之云蚌曰合漿尊之象者蚌蛤一名含漿含漿則是容酒之類故畫為蜃而尊名也 同上

大司樂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蕤人誰反 蕤賓陽聲第四函鍾為之合函鍾一名林鍾 疏曰云蕤賓陽聲第四者應鍾之六三上生蕤賓之九四是陽聲第四也云函鍾為之合者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函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是函鍾為之合也云函鍾一名林鍾者此周禮言函鍾月令云林鍾故云一名林鍾也 同上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

疏曰云掌教兵

舞謂教野人使知之圖有祭山川則舞師還師領往舞山川之祀 地官

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為傷姙生之類 春為四時之首當脩祀典及祭山川疏曰此一節論此之事犧牲毋用牝者以山林川澤其祀既卑餘月之時牲皆用牝唯此月不用故注為傷姙生之類若天地宗廟大祭之時雖非正月皆不用牝 月令

仲冬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今月令淵為深 月令

季冬乃畢山川之祀 月令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 視視其牲器之數 疏曰案夏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云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

案周禮上公饔餼九牢飱五牢饔禮九獻豆四十侯伯饔餼七牢飱四牢饔禮七獻豆三十有二子男饔餼五牢飱三牢饗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大牢祭亦大牢籩豆皆十有二祭四望山川用毳冕鄭注禮器五獻察謂祭四望山川也又侯伯無別三公與子男同今此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三公尊於諸侯夏傳云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今鄭注此云視視其牲器又注夏傳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參驗上下並與周禮不同不可強解合之為一此王制所陳多論夏殷之制夏傳所說又非周代之禮鄭之所注者當據異代法也此經云四瀆視諸侯夏傳視諸侯之下云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則此諸侯謂是侯爵者不得揔為五等諸侯

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 ○疏曰知魯人祭泰山者以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明魯人祭泰山季氏僭

之也又公羊公三望祭泰山河海是魯祭泰山但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是以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禮器又云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是晉人祭河也　王制尚書大傳通修

天子諸侯祭山川歲徧　疏曰祭山川者周禮祀帝於四郊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也歲徧者謂五方之帝迎氣雩祀明堂及郊雖有重者諸神總徧故云歲徧祭山川者王制云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是也　曲禮下

右山川

記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

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矣說苑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疏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者言二王祭百川之時皆先祭河而後祭海也

學記

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池大河反惡當為呼聲之誤也呼池嘔夷幷州川　疏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者有事於河謂祭河也必先告惡池小川從小而祭也先告從祀者然後祭河也呼池嘔夷幷州川見官職方文

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配林林名　疏曰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者有事於泰山謂祭泰山也先告配林配林是泰山之從祀者也故先告從祀然後祭泰山也此皆積漸從小至大之義也　禮器

周公祀泰山召公為尸